



## 养一片雪花

■ 武汉 马庆民

客居江南，很难撞见一场大雪，所以每逢冬天，我都会格外地怀念故乡，怀念那大如鹅毛的片片雪花。

一直以来，我都喜欢雪花，想着雪花，眷恋着雪花。而且，还始终相信，江南的某个冬天，总有一场雪，会为我而来，总有一片雪花，会落在我心上。

周末，同几个好友小聚，大家聊起了冬天适合养什么的话题。有人说想养花，有人说想养草，有人说想养小动物……但我，却打心眼儿里想养一片晶莹剔透的雪花，用它来清凉心境，滋润情绪，消解乡愁。

作为一个北方长大的孩子，我总觉得，雪花是翩然在骨子里的乡音，是萦绕在心头上的乡愁。

儿时，故乡的冬天是巨大而漫长的，落不尽的雪花，紧拥着童年、少年，缤纷多彩。曾无忧无虑的我，在雪的温柔怀抱里嬉戏、成长，留下了一串串欢快的脚印。尽管脚印越来越大，尽管被一场又一场的大雪覆盖，却始终未曾心底里消融。

那时，村口有一个小池塘，没有名字，我们称之为坑。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些冬天，小池塘边上的树，挂满千枝雪，落满白露霜。沸沸扬扬的雪花飞过，一层又一层地盖在结冰的河面上，这里便成了我们天然的游乐场。一群乐此不疲的伙伴，一次次走进冷艳到极致，而又梦幻般的白色童话。

那时的我们，顽皮至极，堆雪人、打雪仗、掏雪洞……与雪疯狂而舞，不知疲惫，甚至有时候会忍不住怂恿，去一口口吃雪，感受那一丝丝沁入心底的冰凉，刺激且欢愉。

雪，冻红了手指，却丝毫不惧。偶突发奇想，捧一

捧雪回家，放在杯子里养着，最后，却养成一杯清淡盈盈的水，澄澈，一如初心。

中学毕业后，参军去了东北。那里的雪花，硕大、厚重，像是满载思念和牵挂。夜以继日的火热训练，使我身心俱疲，但源于片片熟悉的雪花相伴，给我一如家般的温暖，不仅消散了兵之初的不安、胆怯、恐慌，让我从未轻言放弃，更让我的军旅生涯充实、踏实。

被江南的军校录取时，是略有失望的，担心就此一别，便会与这些熟悉的雪花，从此山高路远。于是同战友们约定，待我学业有成，必定归来，陪你们，也陪雪花。

但事与愿违，我毕业分配到了南方。

如今，身处江南十几年，年年冬天盼雪来，却总是失望。即使偶有雪花飘落，也都是悄悄来，悄悄地去，寻不得半点踪迹。

所以，我真想养一片雪花，养在我的书房里，不让它融化。让雪花长成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惊喜；长成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的绝美；长成“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的壮丽；长成远方亲友突然变成“风雪夜归人”……

我相信，长大的雪花，一片就是一种相思，一片就是一处风景，一片就是一个童话。

掬一片雪花在手心，故乡、故人就在我眼前，重逢在一场风花雪月里。

这个冬天，我想养一片雪花，看着它慢慢长大，然后泡上一壶热茶，等风去云散故人来，一起看雪！

## 冬天的故事

■ 山东 张广荣

隔牖风惊竹，开门雪满山。走在回家的山路上，大风夹杂着霜雪猛烈地肆虐在天地之间，寒意袭人，惊诧于真正意义上的冬。

四季更迭，定义着故事的转换。我们脱离不了冬天的启示，那纷飞的雪花，演绎着冬的饕餮故事。猝不及防却北风嗜嗜，雨雪霏霏；冰封千里，寒切肌肤；龙蛇冻不伸，瘦柏消残翠。

冬确实是冷的。冬天的冷，冷在它的天寒地冻、雪虐风饕，又是寒潮，又是暴雪。最是那刺骨的寒风，毫无情义地吹进人的肌肤，直达骨头的深处，在阵阵揪心刺痛中一字一句诉说着光阴的故事。

至今犹清晰记得，六岁那年，风雪朔寒的夜晚，奶奶突发急性阑尾炎，痛得她满床打滚的情景。那时，爸爸妈妈在外地工作，都不在家，家中只有我和奶奶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急得直跺脚。这时，奶奶呻吟着说：“丫头，快，快，快去叫你王伯伯……”

王伯伯是我家的邻居，也是我家的世交，还是一个乐观豁达、热心肠的好人。我飞奔到王伯伯家门前，使劲砸着王伯伯的大门，拼命地喊：“王伯伯，王伯伯，快来救救我奶奶！”

王伯伯二话没说，急急忙忙抱起我就向奶奶那跑去。他一看：奶奶双手捂着肚子，在床上翻过来、翻过

去，嘴里吱吱呜呜地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。那叫声，简直就像尖刀刺进了人的心脾。王伯伯立刻果断地对我说：“别怕，只要立即送进医院，让医生看看，就会没事的。”表面上王伯伯说得云淡风轻，事实上他可一分钟也没有耽搁。只见他立刻背上奶奶，喊上我，完全不顾风大雪狂，就往五里外的县医院赶去。

我们赶到医院时，已是深夜。一把奶奶交给急诊大夫，王伯伯顾不得清理身上厚厚的积雪，立刻就为奶奶办理住院手续。望着王伯伯忙碌的身影，一股火样的感动涌上我的心头，它立刻裂变成我心底最难忘的故事。像熊熊燃烧的火，温暖着我，也温暖着冬天。

经医生诊断，奶奶得的是急性阑尾炎。由于入院及时，奶奶很快就顺利康复了。时光静静流淌，在风雪迷蒙中，在刺骨的寒风中，我分明看到了人间的真情，冬天的故事。由此，我爱上了冬天，心也被冬天的故事暖暖感染。我想：有时候自然的困难虽然波澜壮阔，但我们完全可以处变不惊，因为爱，总能战胜一切。

“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……”歌声响在耳畔，响在心底。唯愿时光缓缓，故事永在。

## 萝卜伴冬暖

■ 陕西 魏青锋

“萝卜全身都是宝”，说这话的时候，母亲正在把父亲刚从地里刨出的大白萝卜，拧掉青翠的萝卜缨子，放在大盆里清洗，清洗三遍后沥干，再放在太阳坡下晾晒，等蒸发掉一部分水分，萝卜缨子蔫了呈现出黛青色，随后都放入准备好的老瓮里，倒入往年留存的浆水，用一块厚实的青石块压着，再用圆盖板盖住老瓮。过十天半月，满屋子便溢散着一股有食欲的酸菜味，母亲就揭开圆盖板，搬开青石板，这时的萝卜缨子就变成了黄青色的，捞出来切成小截，最好配点青辣椒，大清早大家刚起床，母亲就每人舀一碗苞谷糝，一盆切好的酸菜窝在棉被上，大家挤坐在土炕上，一口苞谷糝，就一口酸菜，绵长的酸味里有点青辣椒的火辣，额头上冒着细汗珠，大家却都吸溜吸溜吃得火热。

通常下午饭就是做面条，母亲捞出酸菜，在案板上拧干浆水，切碎再拌些葱花或者蒜苗，等炒锅里的油煎了，就把切好的酸菜和葱花倒进去，随着一声刺啦，热气腾起醇香的酸菜味就不断冲击着味蕾，然后再把刚才拧出的浆水都倒进炒锅里温热。等着面条煮好了，灶台上依次放了五个老碗，炒好的酸菜和浆水就浇到碗里的面条上，白的面条，黄的酸菜，绿中带白的葱花，看着让人食欲大开。

母亲在窝酸菜的同时，父亲已经把胖胖的大白萝卜，在花圃里找块地方壅上土，半截埋在土里的萝卜不易失去水分，而且天冷也不怕冻坏。随用随取几个白萝卜，清洗干净，切成五六公分的长条，晾晒在院子里的竹帘上。现在可以准备蒜泥、姜末和小尖椒等辅料，两三个日头，就把半干的萝卜条收回来，放入准备好的蒜泥、姜末和小尖椒，再加入盐、味精、花椒粉、少量白糖，腌制个三五天，美味可口的腌萝卜干就做好了，不管是喝稀粥还是吃面条，面前放一小碟淡黄色的萝卜干，咯吱咯吱嚼出生活的喜悦。

冬日里为了抵御寒冷，母亲经常做的还有美味的炖萝卜汤，取了白萝卜切成块，放入瓦罐里的冷水中，再放入生姜块，炉火加到最旺，大火炖煮，等蒸汽升起，水翻滚，再控制炉火，开始文火清炖，炖至萝卜呈透明状，可以看到丝丝缕缕的纤维，再加些盐、胡椒粉、味精。当我们披着漫天雪花，脸蛋红扑扑地跑进门，母亲就舀一碗清炖萝卜汤，撒些葱花或者香菜，趁热喝了，周身立即暖和起来。如果碰到冬至等节气或是父亲出远门回来，清炖萝卜就变成了萝卜炖羊肉，我们姐弟三个放学就急跑回家，眼巴巴地盯着炉火中滋滋响的瓦罐，喉结滚动咽着口水。许多年后，仍然记忆犹新那天鲜香美味的羊肉炖萝卜，那也是我们记忆中最暖和的冬日。

隔段时间母亲还要做一些萝卜的菜肴，比如醋溜萝卜片、清炒萝卜丁。有时家里来了贵重的亲戚，母亲还会包香喷喷的萝卜豆腐饺子。

有了萝卜陪伴的那些年，每年的冬日我们都感觉无比暖和，无比的快乐。

